达夫正青春

纪念郁达夫诞辰130周年系列

富春江畔的赤子与长风

□ 常言

民国文苑，新旧激荡，思潮如春江之水奔涌不息。众多文人以笔墨立身时代，而生于富春江畔的郁达夫，得江南山水之灵秀滋养，凭一己才情纵横文坛，为中国现代文学拓开了一方崭新气象。

百年来，世人读郁达夫，常被种种世俗争议裹挟，评价参差、议论纷杂。倘若放下世俗褒贬、撇开人事纷争，回归文本本身、放回历史现场，便能看见他人甚少触及的精神内核：郁达夫最珍贵的价值，不在于提供一个完美的人生范本，而在于一生以真立文、以诚立心、以文担世。这也是今日富阳以他为城市文化标杆、接续文脉底气的根本所在。

五四运动前后，新旧文学交替更迭。旧式文风久拘礼教、囿于格律，行文多含蓄矜持、刻意避讳，少有直面人心、直面现实的真诚表达。彼时文坛普遍尚礼、尚饰、尚稳，却唯独缺少一份袒露自我的坦荡。郁达夫的出现，恰如一阵清风，吹散了文坛的凝滞与虚浮。作为创造社的核心人物，他率先挣脱传统文学的束缚，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，开创了现代文学自叙抒情的崭新书写范式。

世人常常窄化郁达夫的文学成就，简单将其归为抒写个人心绪的抒情文人，却忽略了他广博厚重的文化建树。他学贯中西、涉猎极广，小说、散文、旧体诗词、文艺评论、外文翻译皆造诣精深，是民国文坛难得的全能型文化先驱。一篇《故都的秋》，清寂悠远、情景相融，以极简笔墨勾勒北国秋韵，藏尽文人对山河故土的温柔眷恋，成为百年不衰的散文经典。他的文艺评论锋利通透，针砭时弊、启迪后学，为新文学思潮的传播与普及扫清诸多壁垒。

更为可贵的是，郁达夫的文心始终与时偕行，完成了从“小我抒情”到“大我担当”的精神蜕变。早年笔墨，重在冲破封建桎梏，书写青年觉醒与个体解放，呼应五四时代的人文呼声；国难骤起、山河飘摇之后，他彻底放下个人悲欢，将全部笔墨投向家国苍生。他大力倡导大众文艺，主张文艺走出书斋、贴近民间、唤醒民心，让文字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。抗战岁月，他远赴南洋，以笔为戈、以文为炬，主持舆论、撰文呐喊，在海外坚守文化抗战阵地，用文人的风骨扛起乱世担当。

人们对郁达夫的争议，多源于他率真随性、不落窠臼的性情。他不刻意修饰言行，不刻意塑造端严的文人形象，活得坦荡直白、真实通透。相较于许多言行拘谨、文饰过重的旧式文人，郁达夫的“不完美”，恰恰是最难得的纯粹。文学之本在于真，无真便无深情，无真便无真气。正是这份不加雕琢的本真，让他的文字有温度、有骨血、有共情，跨越百年依旧动人。

如今富阳着力塑造郁达夫文化IP，以知名人士文脉滋养城市气质，是极具眼光的文化选择。一座城市的人文标杆，不必是无瑕的完人，却必须是有风骨、有革新、有担当的先行者。富春江的山水养育了郁达夫的才情，而他求真、赤诚、刚毅的文人气节，也沉淀为富阳独有的城市文脉。

百年云烟过尽，喧嚣争议渐次淡去。回望郁达夫，真正贯穿其一生的底色，是守真、是坦诚、是家国。他以笔墨破时代之禁锢，以真心开文学之新风，以赤诚担乱世之大义。以真立文，以文立魂，这便是郁达夫跨越时光、依旧鲜活的文化价值，也是留给故土、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精神遗产。

“少年达夫”重走少时路

吾当少年时，只饮春江水

□ 苏立军

富春江边，信步游走。

郁达夫故居，沉静，安详。

风从江面来，带着桑槐的气息，与百年前郁达夫笔下那片“一碧无底”的长空，一样的清净深远。

驻足郁达夫坐像前：“达夫老弟：能饮一杯否?”

达夫老弟欣然回应：“吾当少年时，只饮春江水!”

“哦，哦!”我豁然明白，“大自然才是少年郁达夫的真爱。”

1931年的冬夜，年届35岁的郁达夫，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，写下了《忏余独白》，他说：“对于大自然的迷恋，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。”

百年之前，在郁达夫童年少年的时空里，从老城向西是下水门，是恩波桥；往东，是东门渡，是鹳山。

那时的春江堤，就如《忏余独白》里所描绘的那样：“在小学念书的时候——也许在进小学之先——记得老爱走上离城市稍远的江边去玩，那里有的是清新的空气，浓绿的草场，和桑槐并立排着既不知从何处始也不知何处终的树影，而从树桠枝里望出去的长空，似乎总是一碧无底的。”

故居前的少年达夫铜像

“随我去鹳山看看”

“达夫老弟，能随着我重走一次吗?”我期待。

少年郁达夫欣然应允，起身走向富春江边：“此地命名为郁达夫公园? 惭愧惭愧。我曾坐在江边的大石块上发呆，看着那些来往春江的钓船，痴想，它们从哪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呢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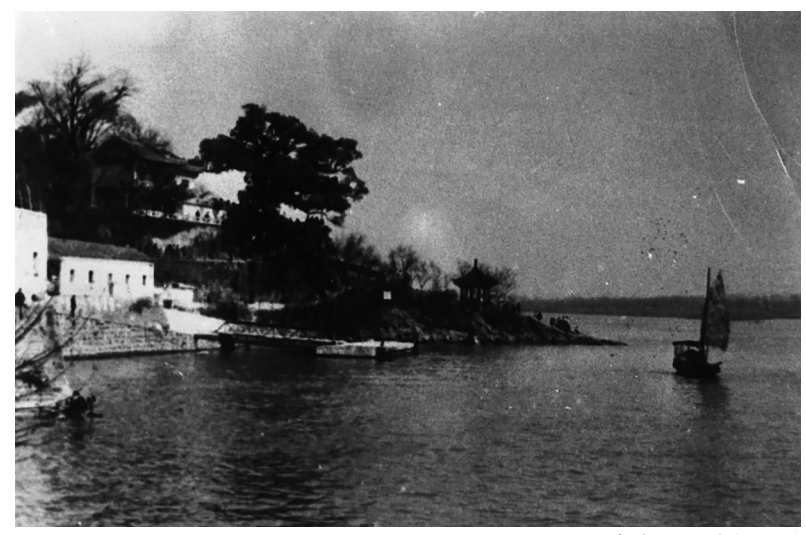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：“现在的江面已经没有钓船，只有零星的渔船，还有一些运砂船。不过，那边，下水门停靠着富春山居号游船。”

少年郁达夫不禁吟咏道：“家在严陵滩下住，秦时风物晋山川；碧桃三月花似锦，来往春江有钓船。”

“虽然不再有钓船，但是，富春江的水更清了，富春江的山更绿了! 走，随我去鹳山看看。”

沿着富阳老城的江堤缓步向东，脚下的路，正是郁达夫少年时反复踏过的黄沙断岸，藏着他整个童年的鲜活记忆，亦是他认识世界的第一本百科全书。

郁达夫在自传《我的梦，我的青春》里写道：“出了弄堂，向东沿着江，一口气跑出了县城之后，天地宽广起来了，我的对于这一次冒险的惊惧之心就马上被大自然的威力所压倒。这样问问，那样谈谈，阿千真像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，而到盘龙山脚去的一段野路，便成了我最初学自然科学的模范小课本。”



富春江老城段旧景

少年郁达夫突然好奇：“黄沙断岸没有了，这是当年的城外吗?”

“当然是，也当然不是，我们还是上大樟树平台去看一看吧!”

我们走到大樟树下，富春湾一览无余，眺望远处，那是富阳大桥；就在鹿山边上，那里已经是高楼林立；靠近一点，秦望渡附近，以“五岫骈峰”为设计的几幢高楼拔地而起，其中最高的塔楼高达221米，是富阳第一高楼，这便是被称为秦望城市综合体的地标项目。

再看看眼前，东门渡只剩下遗址，下水门的游船正在等待游客。

东望富春江第一大桥，昔日穿梭江面的小火轮、小帆船早已不见踪影，若逢富春江禁渔期，往来的捕鱼船也悄然隐入时光深处。可你若坐上游船，小说《烟影》里的景致，便会真切地铺展在眼前：“一江秋水，依旧是澄蓝澈底。两岸的秋山，依旧在袅娜迎人。苍江几曲，就有几簇苇丛，几弯村落，在那里点缀。你坐在轮船舱里，只须抬一抬头，劈面就有江岸乌桕树的红叶和去天不远的青山向你招呼。”

在传统山水诗里，人总爱以观照者的身份描摹山水，或以山水为隐逸的寄托，可在少年郁达夫的内心深处，富春江不是外在于他的景物，而是能听懂他心事的知音。郁达夫写道：“由这大自然的迷恋，必然地会发生出一种向空远的渴望，从这向空远的渴望中，又必然地会酝酿出一种远游之情来。”

“达夫老弟，你的《江南的冬景》，写出了我们最真实的感受”，我缓慢地哼哼道，“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，所以含得住热气，养得住植物……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，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，则青天碧落之下，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，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……”

少年达夫作揖：“谬赞了，谬赞了!”

登春江第一楼

环顾四周，春江第一楼愈发沉稳，鹳山矶头几位游人正在摆拍，俯瞰东侧江边，有一位垂钓老翁藏在密林处，忽然想起来，在《过富春江》中有这么一段故事：“我们在山头那株樟树下的石栏上坐了好久，增嘏并且还指着山下的一块汉高士严子陵先生垂钓处的石碑，将范文正公的祠堂记，以及上面七里泷边东台西台的故事，译给了这一位少校听。”

少年达夫解释道：那是1935年10月，带着朋友增嘏和他的妹妹，以及英国军官晏子少校鹳山一日游，虽然匆匆，但这位来自外国的朋友，在登上春江第一楼的那一刻，就被“这一幅山重水复的黄子久的画图”惊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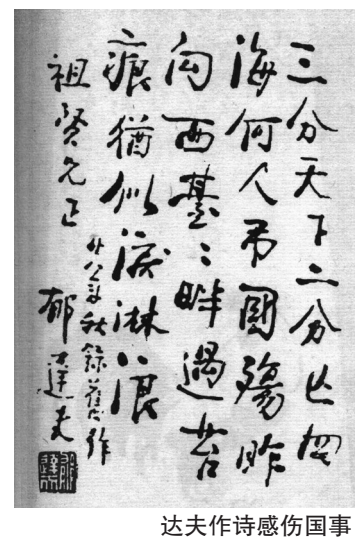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郁达夫又在这个双十节发出了哀叹：“三分天下二分亡，四海何人吊国殇，偶向西台台畔过，苔痕犹似泪淋浪。”

早在1917年，年仅21岁的郁达夫，因留学日本的经历，写下《登春江第一楼》，发出了愤慨之声：风月三年别富春，东南车马苦沙尘。江山如此无心赏，如此江山忍付人。

因此，在《忏余独白》中又有这样的悲鸣：

“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，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，当这时候，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，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，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? 我的这抒情时代，是在那荒淫惨酷，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。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，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，与夫所感所思，所经所历的一切，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，没有一处不是忧伤，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，毫无气力，毫无勇毅，衰哀切切，悲鸣出来的，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《沉沦》。”

“时光荏苒，光阴不再，”少年达夫伫立平台，凝眸远方，“更是时代不再了!”



达夫作诗感伤国事

永恒的出发点与目的地

富春江之于郁达夫，就是永恒的出发点与目的地。

我回应道：“你的一生，都在不断地离开富春江，又不断地回归富春江。每一次离开，皆怀着对远方的渴望，欲寻觅一处更理想的天地；每一次回归，都是在外界遍体鳞伤后，归向这片山水舔舐伤口，于富春烟岚间，寻得自愈的力量。你说过，你是生就的流浪者，不能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年以上。但你的血液里，却流淌着富春江的不安分，永远渴望着远方，永远探寻着什么，又始终被富春山水滋养着。”

“哦，是的，是的，富春山水永远滋养着我的灵魂! 我想起了1935年9月回到富阳的情景……”

“对了，那是你母亲七十大寿。”我说道。

“在这棵大樟树下，大哥、二哥等一家人，还有我们、朋友，一起大合影……”少年达夫幽幽地说。“不过，如今，我又回到了富春江，回到了鹳山，大樟树苍翠依旧，松筠别墅修复完好，杭城地铁通到了桂花西路，对面高铁站迎接四方来客……”

我兴奋起来：“达夫老弟，富春江就是你的精神故乡，虽然你永远无法真正地停留在这里，你的足迹遍布杭州、上海、安庆、北京、广州、福州、武汉……然后，是新加坡，最后定格在印度尼西亚的荒野……但你的灵魂，在梦里，在诗里，一次次地回到富春江的身边，一次次拥抱江南烟雨山水。”

“走，达夫老弟，回到故居去，对饮一杯如何?”我发出邀请。

少年达夫欣然应允：“畅饮春江水，更饮春江酒! 走，对饮一杯去!”

1935年郁达夫与家人在鹳山大樟树下合影